



~ 16
4046
12



116
4046
12

<2006-803>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謚忠毅李公墓誌銘

公諱應昇字仲達常州江陰人也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徵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啓乙丑逆闖魏忠賢矯旨削籍爲民明年丙寅矯旨逮繫考死詔獄閏六月初三日也年三十有四崇禎元年孤遜之上章訟寃詔復官贈太僕寺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蔭子入國學弘光元年遜之疏請神

予謚忠毅嗚呼國家閭宦之禍燃于振熾于瑾而
灼于忠賢公入臺班則忠賢燎原之日也公連章切
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皆以剪鬮機芽而落其角
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
焚其藁公曰兄能攫我腹藁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
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
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
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
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

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
可聽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
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
朕罪狀旣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
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驅忠
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
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
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
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
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

依倚同姓驕蹇朝右中執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
疏摘抉及之廣微大恨而新參幸其無主名可乞餘
光也亦多口愬公以自固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
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釋
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
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
見乃父于地下廣微旣附闕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
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淡慙于露章
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闔子之魁也巡方無狀
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藁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跼

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
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一年明年三月削籍歸
里又明年假織監疏急徵詔獄吏榜掠楚毒侃侃不
少屈畢命之日賦詩二章東向拜書以別父母越三
日兄應炆出其屍骨肉斷爛竟不知其歿何狀也嗚
呼二正之季闕官以人主爲尸盜弄魁柄旋踵撲滅
于國家猶無與也天啓之禍煽于羣小廣微呈秀以
忠賢爲尸而羣小捉刀蜚矢飛謀釣誘又以廣微呈
秀爲尸國家二百餘年長養之元氣愛惜之人材攻
穴芟薙如蟲之自食其肉不盡不止公當考掠時每

物齋有學身 卷二十九 三
大聲呼籲二祖列宗迄今三十餘年國魚爛矣世陸
沈矣宮鄰金虎胥化爲飛塵餘燼矣祖宗在天之靈
將安在乎將安籲乎起公于今日不知其撫膺陷胸
又何如也斯可爲痛哭也矣公爲書生專勤誦讀不
知環堵外事筮仕刑官剖積案讞疑獄招擬平反一
字出入雖老文法吏無以難也少負才華銛利如切
玉及爲奏牘益工勾稽援據以敬輿子瞻爲師法論
天下有三患曰癸狄吭背之患盜賊肘腋之患小人
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且
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披

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鑿鑿乎醫國之藥石而病
者弗省也辨奸指佞劈肌中理奸邪如王永光九首
百足沓口岐舌終不能自解免而去羣小固懾公風
裁亦兼畏其筆鋒也公爲人易直安雅却行側立俊
俊如靜女退士遇大節颺舉盜涌不可禁禦銀鐺及
門道路詢懼與父母訣別摠衣肅拜安詳如平時抵
郡城與其師友吳鍾繼徐時進酌酒賦詩抗手而別
臨終詩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其于
患難死生之際正定不亂如此公始祖桓烈公至元
中統軍元帥墓在河間之寧津其孫佩金虎符世守

物齋有學身 卷二十九
江陰家焉入國朝世爲儒祖果父鵬翀母孫氏娶錢氏余宗女也生一子卽遜之公家世孝友奉父訓如師保將之官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背慰勉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公旣沒淑人奉養尊章庀治喪葬撫九歲孤遜之斲狀強立人謂忠臣之室有女宗焉弘光乙酉後公二十五年卒又十三年丁酉遜之乃卜論塋于曹莊之新阡備禮大葬奉大父母窆主穴而公與淑人窆昭穴昭國恩成先孝也於是整齊遺文論次年譜以許光祿譽卿之狀請銘余

爲之執簡欷歔泣而受命銘曰

郊牛之角食于麤鼠薨薨螟蠹賊我禾黍椽人醜
扇讒夫和聲螳子不戒大厦以傾嶽嶽李公簪筆
持斧各刊飲章身填牢戶善類燿矣邦家之災滄
海橫流九廟沈灰江鄉故國論塋巖窠龜趺豐碑
烏頭綽楔金錢尚方丞徒將作黃麻紫書照耀夜
壑漢津有梁斗杓不沒龐山敦丘自有日月丹心
碧血磅礴輪囷赤岸黃壚蔚爲慶雲天開地闔元
氣在茲鴻朗莊嚴徵此銘詩

附東膚公札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
下風神氣骨宛然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
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藁往年
作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
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
河陵谷之感雖復敷演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
楚囚之鼠憂蚓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
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亦當爲之掩卷而
太息也聽鸞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
遠承垂念草率附謝不一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

余往與高陽李文敏公同出吾師孫文正公之門文
敏以長兄事余既貴滋益共御史君文敏之從子也
御史沒既葬其子琰琯撰述行狀以上史館琯遂踰
淮涉江重趼入吳介文敏舊誼請銘于余余何忍辭
按狀君諱發元字元毓保定府高陽人也曾祖叅政
公諱某祖文學公諱某文學弟贈閣學太子太保文
敏公父也父明經公諱某贈文林郎寧波府推官娶
王宜人生五子君其仲也君少負淵敏與文敏齊名
括羽鏃礪自爲師友孤貧力學冠挂履遺摺擢胃腎

凌紙怪發文敏自謂弗如也三十補諸生甲子舉于鄉經明行修歸狀素風甲戌舉進士授寧波府推官詔獄繁興文書堆案精心鈎稽以平反求生爲務忽狀而睡煥狀而興佩觿解結如發芒背交臂歷指皆謂不寃用治行第一內召甲申之難慟哭不欲生久之乃出受命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戎馬旁午塩竈崩潰殘商捧足慟哭君垂涕撫諭抗言上請以淮商所積垣鹽六萬引還商辦鹽商乃稍出趨事既而爬搔利病次第修舉發引日救商本掣鹽禁越俎章凡十上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殘商寧

死不願惟有量力行塩一法照新例一引納兩引之價照舊例一引行兩引之塩事易修明法最畫一商竈謹呼謂李公生我君考鏡二百年淮南塩政爲官議者十一爲商議者十三爲竈議者十五爲課議者十三當分崩潰決之時講承平疏理之法古方新病其與幾何乃一切寢閣汲汲乎固結人心爲商請命振衣挈領灸病得穴塩課漸登後來者始可厝手而君以癆瘵屬疾移病抵家遂不起於乎惜哉狀稱君孝友篤摯居父及大母喪躄踊毀瘠沈疴累年居鄉捍大患賑大祲鄉黨歸仁焉廉潔自矢囊金積帛逆

却如糞溲聳善抑惡矜愚砭頑片言攻訐若避蜚矢
風期濶達不施戟級酒酣以往抗言在昔擊節高歌
決裂肝胃與朋友共蓋樂易軒闥倜儻不羣之男子
也緇衣好賢傾心善類于燕好范閣學質公于越好
劉通政念臺倪尚書鴻寶馮天津留仙司馬鄴仙小
夫壬人鈞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唯恐不得斷而去
之其遭際坎陷不獲少發舒于本朝則天也余嘗論
之爾雅敘四極北戴斗極爲空相間世而出偉人稟
受斯氣以驚燦宇宙高陽云亡南北諸君子咸與廟
社俱燼譬諸經星隕墜則奔星徇如雨而後者殆不

可勝數如君者其亦隕星之最後者與銘曰

斗極之下觚竹空桐光岳氣合馬生駿雄餘分閏
氣錯落紫宮奔流不返有光熊熊湯湯高河烈烈
朔風幽都筋角鳴彼角弓書命兩朝奕葉顯融舊

史刺辭以訊無窮

方孟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方氏名應祥字孟旋衢州西安人也惟方氏
遠有代序唐白雲先生于隱居桐江孫旺宋禮部尚
書謚獻肅始居西安子孫遂家焉曾祖景溫祖車
父文炳世有壹行文炳娶鄭氏生孟旋孟旋六歲讀

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弱冠而學大就茹古涵今浩無
端涯應舉文字自關阡陌收視反聽耽思傍詢浮天
濯泉籠挫萬物既而聯翩拂悅勁出橫貫啞鐘忽鳴
黃雉變雄叱熨流漓撥斷萎敗卒降于經術道理醇
如也未及三十橫經講授額朕爲大師萬曆甲午選
貢入南國學祭酒馮公避席以詔六館丙午與余同
舉南京同年生遮道指日以爲衣冠有異也丙辰舉
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啓元年覃恩贈封
其父母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郎中乙丑陞山東布
政司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奉母喪歸除服

而卒崇禎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遺言
葬明果寺鉢盂山近父母之兆孟旋孝友異他兒三
歲飲母乳留其一以飼弟長老嗟異之奉太宜人于
畱曹七十介壽僚友門生登堂拜母衣冠以爲盛事
東行版輿扶持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動行路
聲酸氣咽越三年如始喪君子以爲死孝也孟旋娶
鄭氏繼娶王氏生一女嫁徐應立無子以從子有章
爲後今歲癸卯件繫事狀累糧渡江請余追銘其墓
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於乎孟旋忠誠樂易洞朗
軒闢文行鬱茂海內皆知爲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

君親爲天地以朋友爲性命以吉人善類爲頭目腦髓食飲飢渴呵摩皸瘃非有使朕者也部黨盡地情僞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氣吸取護持良善蠲除螫毒疾呼咷尅骨搏顙擲揄手笑不復省顧而其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志誓將使世道昌明黨論歇絕狼子豺孫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爲卷阿之鳴鳧而後愉快惻怛悃悃結檣傾寫如師子之捉象兔如毒龍之視人畜移山填海隆墀永歎窮老盡氣終不衰止余故交海內鉅人卓犖豎立者多矣若儒門所謂君子仁人佛門所謂菩薩誓願者吾孟旋其

庶矣乎八十餘生每思以殘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微有章之請雖有意論著齟齬不先自發孟旋有子矣孟旋長身脩頰如羽人劔士振衣抗論風飄拂牛髭髯間角巾大帶盤擗矩步杯酒淋漓談讌契濶殘燈月落顯顯狀如在日中蕭伯玉言嘗夜渡桐江見孟旋坐月影白髮鬢鬢下垂兩頰成削類東坡所云畫須善提者余自癸亥別孟旋不復相見此語尤可思也銘曰

崇禎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則有谷谷則有陵精靈觝禦鬱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

爛矣天游地極元氣不歿

孫長君墓誌銘

孫長君名之芳字洸聞高陽太傅文正公之冢孫清
苑知縣銓之長子也太傅復五城功授世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戊寅十月十日高陽陷太傅闔門殉節
清苑父子守官得免長君聞訃瀝血具奏天子震悼
議卹一日夜抵家改棺以歛殯太傅埋齒骼舐血營
收歛諸父昆弟之血戰歿高陽者踰月清苑奔喪
至拮据負土庀治窀穸長君農力以相俛助焉天地
崩坼風雨漂搖君以宗祊大故勉出就官于闕受命

飲冰夙夜祗懼壬寅 月卒于都司之公署年四十
有五命矣夫太傅有文集百卷長君慮兵火墮突瘞
而封諸牆下茅元儀鉸之南都乙酉以城陷燬長君
之閭拾煨燼補斷齧縮食就工剡甫竣而病歿弟之
藻請于容城孫徵君刊定高苑所撰太傅年譜亦先
後告成事嗚呼藏吾師之事于身後二子也夫長君
生五子樞枕柱栴枕枕自闕扶柩歸葬載先集與俱
瓦燈柳窠與梨棗錯置以是爲長君營魄所棲宅也
於是扶柩來虞山而請銘白首師門頽仰三世遂相
向噉狀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析木迢迢神臯膺膺九嬰繼作蕩為焦土覆巢遺
卵不絕如縷臥薪枕塊誰謂荼苦越吟執珪楚冠
軍府紀季入鄴春秋所許哀哉強死視不受拊整
衣循髮下見乃祖鈞陳環敬如君所赤幘絳鞬
從以風雨湯湯高河歸祔堂斧我篆銘詩慰汝終
古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九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

墓誌銘

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

通鐵山王公墓誌銘

高郵鐵山王公舉天啓乙丑進士令大田仁和二縣
以卓異聞忤執政左官量移饒州司理稍遷戶部郎
崇禎末東西交訐縣官急才用邊略推舉備兵通州
通為神京左臂奸宄豪右盤互窟穴公通明強直奮
髯抵几彈治肅朕東省劇盜跨州連邑遂舉特往
撫簡士馬設方略龍山七營諸賊次第就縛如獮狐

鼠未幾有總督遼薊之命當是時流氛披猖廟算旁
午兵食交匱撫鎮一空謀國者非以辦賊責公也病
急求醫趣舉之而已矣誤國者亦非欲以掣肘困公
也無米索炊姑聽之而已矣公以一官兼理督治之
重任旣孤掌而難鳴以獨身控陵京山海之危疆雖
鞭長而莫及以二萬餘叢長坐甲之疲兵支數十萬
百戰建瓴之強寇分身不能剜肉何補雖復洒血臨
戎靴刀誓衆而前知其不可爲矣在事經事抗疏條
奏請分設薊遼二督勿兼顧東西以誤封疆請留近
畿兵碁置屯守勿遠戍關外以空肘腋請撤寧守關

命遼鎮抽練馬步精兵呼吸應援勿以賊尚未渡河
偷餘隙而忘警急其言皆刺心剋骨劈肌中理取次
報聞而已事益急請急徵天下勤王兵命遼鎮臣登
壇受鉞而身自任援剝斬首輔陳演頭竿之軍前以
謝天下事不效則斬臣以謝演奏未及報而寇已陷
雁門乃倉皇用公言臨遣閣臣督師辦寇命公星馳
守關公抵關未浹日抽兵束馬宵征赴難而都城已
失守矣公當艱危受命已誓必死具含玉歌虞殞古
之介夫猶能相厲而况于公乎入援則不及攀髯則
無從納弘演之肝何以報命嚙霽雲之指誰與乞師

喪亂甫息便命頻頌天地爲寵逝將何所公于是幡狀而起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所謂天實爲之而非其祈歿之本懷也嗚呼天之方蹶誰秉國成輕疆索如奕棋委聖主爲孤注號咷氣盡飛走路窮心傷廟社之銷沉目覩山河之斷送公其如人何以千金一壺之身當大厦一木之任九域颺迴三精霧塞洪流寧抑于手障嵐風詎返于口吹公又如其天何旣而星移日轉葭動灰飛精白一心陳暮佐命起廷評歷副貳掌邦政陟綸扉誠可格天言可底績上尊畫像寵異于生前殊錫易名便蕃于身後昔者伊生五就

拜幣聘于有莘仲父一匡謝溝瀆于堂阜楚材晉用國士所以長嗟秦智虞愚賢哲爲之永歎千載而下夷考公之本末猶將歛噓煩醒執簡流涕而况身當並世撫塵接跡者乎嗚呼其可悲也已公諱永吉字脩之一字六謙揚之高郵人生于己亥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己亥年二月初六日公之喪至自燕嗣子明德奉歿寵命大葬于躊躇山之原屬龔大憲孝升序次行狀而以隧道之碑來請惟公歷官行事嘉謨偉烈勤景鐘而書冊府孝升之狀躉矣雍門之琴興哀牧豎蓋山之泉赴節絃歌余爲公誌沉吟抑塞有

餘恫焉古之爲文者行狀以上史館牒考功墓誌以質幽窆訊來者舉例各有例當故其文亦不得而同也銘曰

光岳之氣有合有分淮揚維揚挺生俊人運叶半千照鄰庶幾昔秦今王蔚爲民譽出宰百里史畏民懷精金能割直絃不回嗟彼驕人浮石沈木以我迴翔謝彼謹詠白翎羣飛蒼鵝告哀持祿有人急病乏才公居冗散物望突兀譬如稠林直木先出乃監畿輔乃撫齊魯乃督薊遼疲馬彫弓空拳徒手鍛翻課飛絆足責走賊之間臣拘我綸閣俯

摸牀稜仰視巢幕叫號泣血百不一聽河決魚爛大命以傾龍胡天高鶴表地絕枯腸寸斷愁心千折烏頭馬角魚腹鯨波百死不死有神護呵黃冠歸里白馬有朝丹地密勿紫閣岿國資元龜時仰箴貶生踐棘槐沒增班劔舊績未憇新恩洊加挹彼注茲天咫不遐高原鬱紆靈旗徙倚宰木南枝墳樹西縻哀哀孝子篤念陵谷徵辭舊史琬琰是告茫茫桑海沉沉劫塵斧柯有朽告于斯文

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誌銘

近代儒者不講六書之議自李茶陵楊新都後幾爲

絕學天啓間孟津王公覺斯蔚起詞林以六書爲已任如李監之生開元也公之學書也鳥跡壁書夏銘秦刻梵淨佉盧三元八會莫不窮究宗祖極命傍生秘閣諸帖部類繁多編次叅差蹙衄起伏趣舉一字矢口立應覆而視之點畫戈波錯見側出如燈取影不失毫髮是爲公之書學與酣筆落潑墨濡神蠅頭細楷擘窠狂草風雨發作于行間鬼神役使其指臂師宜之揮壁子敬之掃帚天地萬物有動于中無不于書發之是爲公之書才勁而不猛若鷹隼之戾天豐而不沈兼翬翟之備色所謂藻曜而高飛書之鳳

皇也巖廊弘敞簪裾肅穆戢銳于內振華于外昔人稱徐季海書有君子之器焉是爲公之書品狀而公之爲人于學于才于品則又有大焉者請移其書以論之苞孕古今囊括典俗辨經史之源流萃斯文之體要或一揮而數制或一飲而百篇行則口占臥則腹藁人曰公之學博而敏官史局以史事擅長官坊局以公望倚重事崇禎先帝于北啓沃講筵論列邊計鑿鑿不爲窳言事弘光皇帝于南獎護忠直疏解禁錮侃侃有以自處人曰公之才明而允疎節濶目坦衷直腸推賢讓能不啻口出慰藉饑渴常若由已

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不附翕熱嗜香之黨以山水爲園囿以歌咏爲鼓吹以文章朋友爲寢食人曰公之品逸而端生平規言矩行動止有常旣入北廷頽朕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爲叔孫昭子耶爲魏公子無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問請也辛卯六月禮白帝于華山度毛女峰度回心石自傷晚賦詩以見志登蓮峰望大壑自詫善載腐軀朽骨屏營不欲下者久之烽火噩夢彳亍告勞抵家未浹日飾力長逝於乎悽矣昔金元亡後故直學士王若虛從之與渾源劉所

東遊泰山至黃峴峰憇萃善亭謂同遊曰汨沒塵土中一生晚年乃造仙府遣其子前行視路垂足坐大石上瞑目而逝公與從之皆王姓皆有聲翰苑從之遊秦而解形公遊華而長往百年而下記二岳遊者其將比而同之耶否耶從之遺民舊老微服東遊而公有事祭告泰華之靈視兩人之遊迹亦將如世眼之差別耶否耶達削成四方不知天不可升矣白帝少昊之司百神之所家代祭告虔之時神祇涖止盼蠻赫狀其亦有靈爽憑焉而絛以俱往邪公易簣時云有仙迎我蓋知之悉矣公諱鐸字覺斯河南之孟

津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具在國史祖 父 俱
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 氏妣 氏妻 氏俱贈一
品夫人公生于 年 月 日卒時年六十有一子
五人葬于某地之某阡余與公同官交好酒蘭歌罷
談說生平輒以不朽爲託故于其子之請銘不敢以
老病辭系之銘曰

鴻朗莊嚴昭有融光岳氣合生駿容魁顏偉幹聲
如鐘珠囊玉杯推國工西清東壁羅心胸廣厦細
旃達帝聰槐廳柳院聲寔隆駕鵠雙飛五馬東延
登受策憂心冲飈迴霧塞天夢夢吁嗟一柱頽昊

穹高文巨什琬琰崇海涵地負無終窮八分三體
追高蹤下躡羲獻上斯邕鸞翔鳴峙驚鬱葱魚頰
鼻頡何匆匆縹緗縑素流蠻戎豐碑貞石爭磨礧
如椽筆補造化工誰云文藝徒彫虫蓐收別館少
吳宮巨靈高掌光熊熊車箱枯矢與天通燿火旣
舉登蓮峰玉漿金醴觴芙蓉歸來竹杖成茅龍揮
手高揖青鳥公滹南羽化將無同金天帝醒移策
封昭王博銘翳蒙茸華陰授璧懷抱中天門誅蕩
秋禮終佳城鬱鬱開中嵩我裁銘詩依變風千年
吐氣成白虹

故福建建寧府推官待贈吏科給事嘉善柯君

墓誌銘

昔人重進士科有司謂之座主今翰林典春秋試事亦稱座主師資之誼自昔而朕雖仕至卿相亦必曰出某人之門比其衰也座主門生菀枯遷改或掉臂以去或掩面而避朝盈夕散比于虛市辛酉秋試余時舉于浙者百人計終始不相徇背者六七人而已此六七人者今既不可復得余雖不欲子朕顧影自歎其無徒也其可得乎嘉善柯君六七人之一人也君累試舉進士司理建寧五年謝事里居十五年而

卒其子給事君聳謁余江村直經稽首哭而請曰唯先子出夫子之門願有述也嗟乎給事身在日月之際不以老髦捨我而以不朽其親爲託則君父子間家人私語契濶談讌其念我可知也古人以人世相閱託末契于後生余之所期許于六七人者暮節頽景可益信不誣于給事之請爲之泐瀾涕洟執簡而輟筆者數矣其何忍辭按狀君諱元芳字月傳先世莆田人慶元路學正仲爵始居嘉善之甍川祖年九十有二邦人推爲壽考父慷慨多施予母趙氏君弱不好弄才筆能沾丐數人年二十五舉于鄉余旅見

之目曰端視而神穩必君子也五上公車報罷帷燈
緹灰淑慎如處女丁丑舉南宮見于漳浦黃公公目
之如余益自礪曰吾得奉教兩夫子有餘師矣居贈
公喪有聞服除授建寧府推官建寧介八閩上遊龐
茸獷悍號爲難理君爲政釐積案雍宿蠹焚速訟懲
簪筆慎平反杜請託老文法吏雁鶩列行受署莫敢
仰首周視案牘亭擬閱實每歎曰彼爲隱忌峭刻之
文暴揚燕私點污帷簿其如人子孫姓若何且獨不
爲子孫地乎其大要以覈官評正刑書持大體養元
氣兩署郡篆再署甌浦按行屬城所至辦肅他勢擊

毛舉者顧弗如也浦寧接壤壽寧江山蔴靛賊盤互
剽掠君募壯勇設關謀擒賊首五大王餘黨竄伏君
還郡監司倖功僨師顧以遺寇嗾君坐鐫一級已而
賊復嘯柘浦約日取浦城君署部訶知之午夜勒郡
邑兵分道掩捕質明七十餘首反手就縛諸大吏驚
而相告是果能辦賊非縮胸縱賊者當君鐫級時屬
邑令夏爨仲黃石公奮袂與直指抗辨請解符印去
而閩人亦相率訟言于朝卒用得直蓋崇禎季年當
守厲精吏議與清議猶能互相撐柱舉閩而他可知
也甲申用理績殊異行取第一未及上而國難作解

官歸隱太孺人在堂長筵孫子遂閒居奉母之志給
專令棗陽內召君喜曰自今可以舒眉坦腹長爲逸
民矣簾閣綈几著書不輟優游考終飾巾待期近世
士大夫所希有也君初舉進士觀政得贈公家書心
動曰無疾病何以非手跡耶請急馳歸及門而贈公
病革矣執手慰問扶抱進袍服奉觴再拜贈公頷之
而喜蓋踰月而後歿人以是知搯臂嚙指古孝子非
虛語也爲舉子病咯血良醫搖手相視夢三丈夫診
病前行者却指第三人曰能療汝君拜之以藥一丸
投盂水戒飲盡手摩頂數周輟大吐雜狀謹曰愈矣

芬香迸口齒間越翌日里人以脩三官祠來告問其
巾服則所夢也自是病良已易箒時語所知曰吾生
平無愧心事此時較有得力處頻申瞑目如入禪定
蓋君之居心制事清明誠一與神明通者久矣君享
年六十有二妻俞氏子卽聳已丑進士今吏科給事
中余惟君內行淳古服官廉平金聲玉色美不勝書
也以一言蔽之曰厚夫世風之日趨于薄也猶醅之
薄而爲醕也醇酎百末沽醕九投用以奠東皇而享
太乙非厚不可余以老民野史叨載筆之任愾歎于
君臣父子間庶幾使世之梔貌蠟言囂狀相命者知

牧齋有學集 卷三十一
所以鏃厲而歸厚也銘曰

漢世公卿皆稱長者風流邈矣史失求野游光射
聲頭角熊熊如鐘鏘號其內則空塗車曷駕木齋
不舉如尸土龍而祈降雨溫溫恭人職思其居樸
邀悃偪歲計有餘仁厚之名淡無可喜如酒九醞
咀嚼彌旨火膏炷光土膏脉發德膏厚矣匪藜胡
搢武原之南流泉日陽撫撫鮮原迺迺藏鄙寬
薄敦古也有志我鑱銘章來者是爲

亞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管延平府事朱

君墓誌銘

君名日燦字靜之家世大梁宋南渡徙崑山祖熙洽
舉進士官貴州按察司副使父萊母徐氏舉萬曆壬
子鄉試署懷遠教諭崇禎末由國子監丞歷工部營
膳司主事弘光元年復職慈禧宮成陞福建右叅政
管延平府事未行而國難作矣君爲監丞甫一日城
守事亟用推擇添主工部派守永定門門首當敵衝
控弦游奕不絕中人立燈竿掛敵樓劇戲如小兒巡
視大臣唯唯君正色折之不少避解嚴補膳部視西
城河工管試驗廳監脩閱武門馬棚所至與中人交
蹠算金錢估工役磨牙鑿齒岐口沓舌君洗手授事

勾稽彈駁中人咸目誼之未有以中也久之用倉廩
事鐫級臨清使竣坐馬棚事下獄閱十九月得白狀
竟用是罷君之督臨清廠也瀕行敵騎大至監視高
起潛引兵躡之分城西東而陣高陣城東微道臣高
捷撤城內河西浮橋出郭外以渡師河西民擁眾不
聽撤捷逃匿不知所之君奮袖往大呼傳諭曰高監
兵欲西者捍禦東面敵保城池也今擁河橋不聽渡
敵飄突抵城下此時欲撤橋濟師晚矣民謹應曰敢
不惟命我師渡而東敵騎解去人言國家之壞由于
中人爲其蠹蝕國本資寇謀敵如蟲之兩口自噬也

狀則河西之役寺人橫身却敵監司容頭僅免其忠
邪勇怯相去又何如也嗚呼先皇帝以神聖之主遭
逢多難中官朝士疑信叅用卒之兩相基間兩相誣
諉國家事如無柁之舟無錘之稱浮沉下土莫知適
從一二郎署小臣輿譎疾號橫流一葉曾何救乎敗
亡如君者可勝歎哉乙酉元旦北向擗踊清明日拊
膺哭曰乞兒馬醫瀝酒漬地十二陵誰奠一盂麥飯
耶忽忽臥病無生人之樂辛卯二月年六十有八患
風痺以歿嗚呼其尤可悲也君少從長姊夫王淑士
游學討論經史塲屋之文最有原本天性孝友內外

無間言居官廉辦不苟取予其與人不翁翁熱亦無崖岸蘄絕之行因淑士交李長蘅及余皆有終始娶周氏生子陞臣歲貢今富陽令繼譚氏生階臣塚臣皆諸生女九人孫男女六人陞臣以某月某臣葬君朱夫圩之高原兩恭人祔焉以父執故乞銘銘曰丹樓如霞兮衛河湯湯清嘯不遐兮尺組猶長衣冠月出兮寢園薦荒歿而猶視兮回回北却眇朕書生兮與國存亡涕盈其銘兮孰知我傷

懷遠將軍進階安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北

鎮撫司掌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崇禎九年烏程枋國興勞修朱並之獄而余首及難大金吾希承風旨鍛鍊具獄獄三上上不許詔下東廠公謝廠事家居扼腕歎詫召廠故吏告曰起大獄殺大臣訛大法蒙蔽當宁衛代閹劊刃而廠代衛受名不已偵乎吾雖謝事舊刑官也庸敢不以正告諸人聞之股栗具以公言白廠璫璫大悟屬所司推鞫盡得鈞連文致狀上震怒尸三奸人于闕下烏程罷不再召命法司釋余方獄急人莫知也楚人汪雲卿客公所請以告余公屬曰闕之毋使烏程知而甚我烏程歿又囑曰終闕之虞山將大用吾不欲知而德

我也汪生爲余言公之長者如此越二十載歲在丁酉公卒于淮安之寓舍將葬次于侍御燮撰事狀請余銘狀稱公掌詔獄前後平反大小百四十餘件奏疏累二百章未嘗有寄請他比廋歿一人如汪生所云公閱不言者狀不具列也余乃爲按覈本末大書首簡而次及其行事曰公諱宗德初名崇德以崇禎紀元易焉其先楚黃陂人世系籍京師起家歷東廠理刑掌刑北鎮撫司掌司事累升指揮同知封懷遠將軍覃恩進階安遠將軍公幼孤事母篤孝嘗使至江南食楊梅鮮鱗投箸泣曰吾母未嘗此也坦衷好

善急人之難甚于已溫文易直不斬立崖岸燕處向晦肅衣危冠坐凜如也爲刑官每謂尚德緩刑書以戒子姓嘗脫人于厄暮夜裹金來餽閉門却之亦竟不以告人也卒時年七十有九娶徐氏繼娶李氏子六人長雍中壬午鄉試副榜次卽侍御燮中崇禎丁丑進士歷今官次庭官金吾言癸未榜武進士賓廉皆弟子員女一人孫男女若干人嗚呼論獄于東廠難言之矣委寄嚴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孰知其狀華合比之坎牲埋書孰爲之徵武安侯之蜚語王長君之乘間改形易貌旁行側出閣衛之狡

者參居其間抽偃師之機而收漁人之利於是乎詔獄益不可問矣公與余無私交不避權要公正發憤其大意則欲爲國家持三尺法搯柱閣衛存國體扶士氣發明主上神聖無使煬竈食角之徒陽施陰設而歸其獄于明主豈獨爲禁近申職掌哉昔在孝廟時掌錦衣牟斌戚畹出李夢陽于獄夢陽秘錄備載其事今之志錦衣者徵焉余舊待罪太史氏史失求野吾猶及載筆其敢避而不書或曰狀不書誌書之可乎曰狀之不書公之志也書其綱不系其事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史家之法也狀旣引之矣誌安得

而沒諸銘曰

國有禁獄厥西東黃門北寺寄命隆楸人竊枋天
夢夢左執鬼宮右殤中閣衛參立假神叢宮鄰金
虎神鬼工飲章錄牒葦筒同垣牆貫索占不空公
奮隻手抉霧雩矢心掉舌質昊穹鼠狐滅跡豺虎
窮天晶日明光昭融欽哉宸斷吾何功比干賜策
帝所庸高陵溪谷星紀終丹書白筆隨秋風竹枯
骨朽誰適從野史執簡貞石壠明訊青史幽玄宮

故孝廉內鄉許府君墓誌銘

內鄉許府君諱維清字仲如萬曆癸卯科鄉試八上

春宮不第崇禎辛巳五月十七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其子宸舉庚辰進士授河津令葬府君于虎頭山之原繼室王氏李氏祔焉越十有七年歲在丁酉河津墩歷中外歷官按察使以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覃恩贈府君如其官乃件繫生平勒爲事狀俾舊史氏謙益刻爲隧道之銘按狀府君先世晉之曲沃人曾祖貴占籍鄧州之內鄉祖存仁隱德弗耀父評中嘉靖乙丑進士官陝西行省叅政二子皆領鄉薦府君其仲也內鄉人李公菴由翰林出外僚才名籍甚所稱于田太史也于田與大叅公過從

摩府君頂謂非凡兒以其子妻之府君繼室李則于田之弟之子也府君辟呬庭訓不離典籍少游外家上下議論得以沈浸文府縱橫辨囿視世之俗儒小生夔蚘憐而蠖螾覆者擲筆抵几視之蔑如也公車罷歸大發其藏書橫經藉史貫穿鈎鎖浩汗演迤著作滿家大叅公病小極輒謝春試杖函燕閒考文徵事大叅公喜曰古人以黃妳養老勝異糗宿肉多矣教戒其子稱引內外家風正色動容凜於夏楚爲令手書元道州春陵行以寄曰民貧可憐毋乃謂使臣不如賊也流賊躡中州繕城除器毀家紆難賊肉薄

登城誓歿擊却孤城屹立者十載府君力也府君元配早卒繼孀生一子卽按察使宸也側室生宣家官爲弟子員皆以禦寇死女一適李占鼇罵賊析骸以節烈聞孫女及曾孫男女具狀中舊史氏曰余觀慶曆以來學者日趨浮僞游揚庸剝務華絕根中州李于田陳晦伯以學殖爲能事世莫之尚也府君胚胎前光博聞厲行學問淵海得之于田爲多按察君鍾美豐物君子之澤禕焉胥天下之學者蠟其言梘其貌其中枵狀無有而懵不知返也取道于中州之學殖北轅而望崆峒無俯背焉敘府君行事趣舉其外

家之學使後之尚論者望崖溯流有以知古學之從來則亦古人之志也大參公之歿也鄉人請祀鄉賢祠今以府君從焉斯古所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與余之銘公也特書之曰故孝廉內鄉許府君之墓以府君之生平所以重粉榆徵琬琰者固于是乎在系之銘曰

末流俗學相蔽蒙取青媿白矜魚蟲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有儒師文中獨抱遺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蕙蘇薶將無同弱冠搖筆凌南宮退飛宋鷁淹蒿蓬書生憂國心忡

仲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礮碎空樓櫓却敵
完崇墉翟泉鵝飛告閔凶身先陵谷歸昊穹有子
趾美賦彤弓金章玉書耀鼎鐘舊史考德訊瞽宗
逢衣席帽神所庸千秋孝秀齊中嵩埋銘幽隧光
熊熊

遼東王府君墓誌銘

歲在戊子十一月遼東王府君卒于其子江寧清軍
副使言之官舍明年己丑葬于某山又七年丁酉副
使君以余舊待罪太史氏職司文字請爲其銘謹按
副使君所撰行狀次而書之府君諱可登濟南之長

清人嘉靖初著籍遼東曾祖璽祖守亨父道平母季
氏府君少喪母稍長喪父後弟甫週歲零丁孤苦依
其姑及舅氏頡羹櫟釜徬徨啜泣年三十爲司倉者
傭書手繭指瘵端勤自如張翁憐而愛之妻以小女
始有家矣力作修業數致千金急難叩門不以無爲
解緣手散去意豁如也囊篋少羨分其弟及甥敝衣
苴履食客滿堂人或甚之笑曰我生是和尚相何刺
促自苦已而撫使君摩其頂曰此萬金產也吾何憂
蓋府君之生平孝友易直侗儻慕義有異于常人如
此舊史氏曰吾聞之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人使其

物齋存學集 卷三十一
人精神顏面有傳于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評事也敘其文書銜袖之事銘李侍郎也敘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誣諉如或見之今之爲辭者緣飾名行鋪陳盛美欺生諛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深刻碑板狀而按其中固枵狀無所有也則亦何怪其速朽哉副使君之狀其父也信其乞銘也徵其實而已不以文亦猶行古之道也居今之世能不誣其親于身後又安能使世之爲銘者不代人以誣其親斯其教世者遠矣余故受其請制而銘之不敢辭銘曰

歲攝提格我識使君盱衡抵掌噓氣成雲東方之美有珣玕琪是父是子鍾美在茲續辭考德文不求備訊于來世展矣無愧

樂安唐君合葬墓誌銘

吳郡唐景錢景宋葬其父母于婁門之新阡屬梁谿進士華君撰行狀而來請銘余聞古之人所爲誌其人者知其爲人則取徵于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之人之鬚眉罄欬面目舉止顯顯狀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狀而不似其爲人癯也而肥黔也而皙短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恃

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
今唐君之狀則狀之可信者也狀君之少曰君七歲
失父哀動路人貧不能就傳借讀鄰舍有難字挾策
徧詢路人稍長通解文義練達事理鄰里有疑難片
言斷決長安推爲觴斝其孤貧強立爲家收子如是
狀君之壯曰君娶周早卒繼黃氏勤勞共儉飲君起
家早夜異糧擊鮮以奉寡母而以其餘爲德于鄉平
糶以賑饑斥田以助役修橋梁甃堤岸以便津涉念
友人枕膝之託以愛女妻其子教其二子爲儒鏃礪
各行斤斤如也其急病好修爲鄉長者如是狀君之

老曰君晚遭喪亂厭薄世故飯僧禪悅爲白衣道人
有謀舉鄉飲賓者君掉頭曰焉有卉衣椎髻而齎肺
啐酒升歌鹿鳴者乎病知大期趺坐向西而逝其措
柱晚節爲國遺民如是狀旣出吳之人與故賢令李
侯皆證明之曰信余是以次按而誌之嗟夫世道交
喪人盡刦也貪者刦財黠者刦名其黠之尤者乘時
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驚爆之事以夸大
其祖父以燻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家狀之失
實始今君之子能乞埋銘以不朽其親而又取徵于
言之可信者以爲狀舉若是則世之刦名以誣其親

者或渺矣雖其鄉井翁姥無關於琬琰而斯世之爲蘇明允者必將有取焉余是以具論之銘曰

荆南之唐質肅始授書徒吳悅山水十有八傳楠蔚起書生任俠輕趙李君奮孤童踵祖趾周官六行納孔軌儒風俠骨禪送歿子孫含章荷天咫述德考行尺蹠紙辭從主人斯可矣舊史刻銘削掘紫誰之徵者老蘇子

明故王府君合葬墓誌銘

故餘姚令王子曰俞率其子今大行禮謁余而哭曰先人卽世十三年始克葬十四年未有刻銘歐陽子

之云以有待也嗚呼今則已矣兩尊人見曰俞鄉舉而不及見曰俞與禮偕雋南宮也兩尊人劬躬燹後不知子若孫食其報陵谷貿遷一紀于茲又不知其食報而不克終也金銷石泐終天而已矣唯是隧道之石所以不死吾親者敢以累夫子拜已又哭余亦噉朕而哭乃考据行狀誌而銘焉府君諱 邑之文學里人也祖承恩邑諸生九踏省門不第父有德修一行精易學古之蜀莊也妻瞿氏生四男子府君生十齡負米十里外以供宿春娶于張異張宿肉飲助頽養退噉糠震歡如也府君執親之喪過時而偯扶

病執引攀號動路人歲時上冢夫婦伏土啜泣漬淚
濕土如土漬焉府君友于諸弟叔弟歿枕屍而哭有
我在勿以妻兒故猶視孺人洽比妯娌季叔有違言
其婦呵之曰使我何以見丘嫂也府君豈弟易直急
病讓彘邑惡子捶門詬詈府君曰安之將自及孺人
曰去之懼以我滿貫也府君舉倍稱之息爲人輸稅
贖罪孺人典衣襦以償指其二子曰數此爲契齒矣
府君少却游女白首相莊垂簾閉戶謝絕敖戲至今
家人日不識棋枰博局邑屋所未有也狀累數千言
舉其大者昔者北齊劉獻之謂學者日百行殊塗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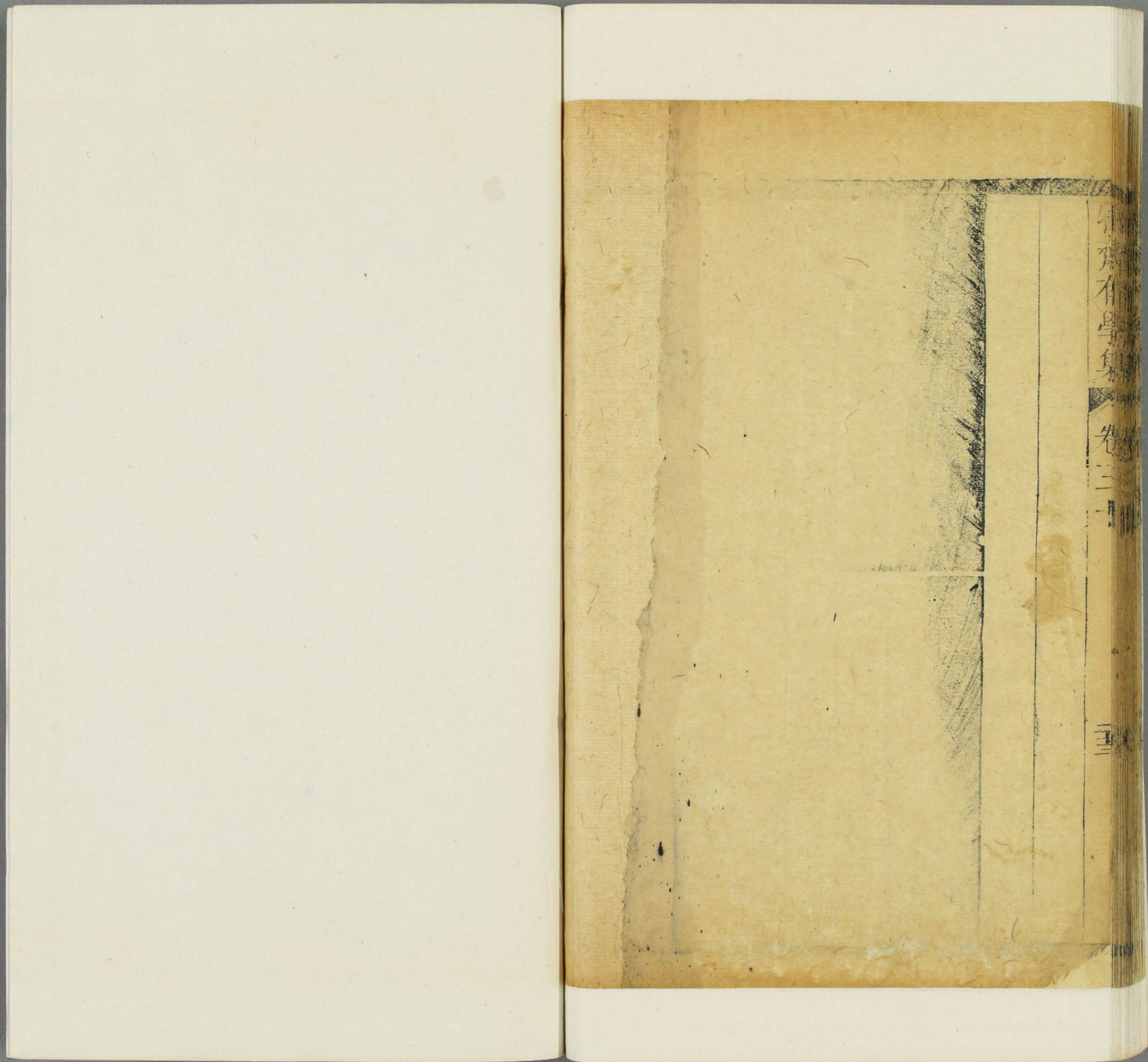
之四科德行爲首若能人孝出弟忠信仁讓不待出
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狀雖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
雨術惑將來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府君自恨孤貧廢
學聞兔園講誦聲輒徬徨不忍去夫婦媿德誠心質
行獻之稱孝弟仁讓備矣子孫鵲起振華揭德不出
戶而天下知信矣邑井澆漓羣蜚刺天磨牙鑿齒如
不終日率府君之道言坊行表規重矩壘士大夫不
以上龍術惑爲能事飲羊秣馬之俗寧不洒朕一變
哉余昏耄諛聞授獻之之言准于四科以正告鄉里
亦聞胥塾師之所有事也府君生嘉靖癸亥卒崇禎

庚午正月年六十有四子三人次曰俞與其子澧同
舉癸未榜進士曰俞知餘姚縣乙酉挂冠歸里澧今
官行人司行人孫男女曾孫男女若干人初澧之生
也府君夢庭杏盛開中有碩李遂字之曰李旣以澧
命名語轉而狀也曰俞鄉舉人謂必速飛府君曰未
也當與澧偕澧髮甫覆額耳人言君平挺生王氏再
世良有徵也銘曰

國于天地元氣渾龐條葉被澤碩大繁昌三事大
夫都人士女宗鱗集翼德轡克舉抑抑府君應杖
褒衣釐爾女士裙布唱隨家人婦孺風氣滿盈豐

芑慙遺莫匪周楨于公高門比干賜策郁如陽春
萌甲散柝祀同馨宗名在冊府燐彼土龍况乃人
虎七世之廟百世之仁鄉人子弟眎此刻文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終



行齋存學集

卷三十一

三

